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十九回 殺愛妾老爺再裝腔 訪小妻大婦初設計

隔了一天，阿三拿著借據找漫遊要一百塊洋錢。漫遊非但不還，反說了幾句不三不四的閒話，似乎說他與阿根乃是一黨，倘要向我借錢，應該放得正大光明些，若用這美人局敲我竹槓，莫說我姓王的沒錢，即使有錢，也休想拿得動我一毫一釐回去。況且我又不是在他們房中給他拿住，茶館中是人人去得的地方，要出什麼遮羞錢，要我這這一百元容易，只消大家約幾個朋友出來，評評理看。阿三聽了，勃然大怒說：「你這人太不懂交情了，這種說話，昨天為何不講？我一片好意，為你講開，又替你墊了這筆錢，你今兒反對我說出這些閒話來了。銅錢銀子事小，朋友為重，我阿三生平只愛朋友，不愛銀錢，你這人太不要朋友了，所以我一定要你還錢。約人出來評理更好，今天四點鐘，仍在蕙芳樓恭候便了。」說罷悻悻而去。漫遊果然約了橄欖頭阿木、瞎胡調阿良等人，四點鐘同到蕙芳樓。阿三早已埋伏多人，預備用武。見面之後，講不到三言兩語，一聲吆喝，兩方面摩拳擦掌，便要動手。豈知蕙芳樓的堂倌，見他們來勢洶洶，料有不妙，早已報告巡捕。此時捕房中已派有暗探在旁，他們才一交哄，即被暗探攔住，又反為首四人帶了進去，這四人便是大塊頭阿三，打勿殺阿根，橄欖頭阿木，瞎胡調阿良。漫遊幸得見機，並沒被捉。次日解公堂，各人罰洋十元充公，又賠償蕙芳樓損失二十元，每人派出五元，阿木、阿良的三十元，自然是漫遊匯鈔。阿三拿著借據，仍不干休，在外揚言要弄瞎漫遊的眼睛。漫遊著了慌，挽人去講，歸還半數，才得了事。漫遊等這班新劇家，經此一番挫折，理該痛改前非，勉趨正軌，才不愧愧過必改。豈料他們並不知戒，反變本加厲，以致後來鬧出許多離離奇奇的事跡。給做書的一個絕妙資料，但都是後話，此時姑且按下慢提。再表後人聽從如海的計劃，教阿珊設法收拾美士。阿珊先到德安裡，見已搬空，暗說他的腿好快，但他若要做戲，料想仍逃不出我手掌之中。豈知一連三天，美士並不登台。阿珊知他已得了風聲，預先滑腳，隨即告知後人。後人命他以後留心查察，倘若遇見，休讓他跑了。一面請如海到卡德路商議。後人先說吳美士那廝，業已逃走。老三處我也幾天沒去了，若照當日的話兒辦，則姓吳的一天捉不到，我那邊一天不能前去。這樣的拖下去，終非了局，因此請你替我想想，究竟還是先辦老三那邊呢？還是如何？如海知他火性已退，又在記掛無雙，自己這一番報仇的手段，也用得太辣。若再不替他們夫婦調和，於心何忍。當下笑了一笑道：「這件事本不能刻板，當日我出主意的時候，也不曾料及姓吳的滑腳得這般快，現今自該先行疏通姨奶奶一方面，再慢慢設法偵查姓吳的下落，才是正理。」

後人道：「若單講這疏通兩字，未免太便宜了老三罷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你又要發呆了，她是什麼人，她不是你的如夫人嗎？你難道還要用法律手段對待她不成？請問你還是要辦她一個和誘罪，三等有期待刑呢？還是怎樣？」後人笑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常言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。若不給她幾分顏色，將來還當了得。你莫多說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說著，把手在腰際拍了一下。如海知他仍襲曩年故智，便道：「你莫再用那撈什子的手槍嚇人罷，這東西是沒有眼珠的，偶不小心，鉛子飛出來打傷了人，如何是好？」後人笑道：「不用你擔心，我早已預備好咧。」隨將那枝手槍掏出，給如海觀看。原來鉛子已被退下，槍管中只餘銅殼，就使開放，也不致傷人。如海見了，笑道：「虧你想得周到，我們就此去罷。」後人道：「怎好就去，我還不曾吃飯呢。」如海道：「我也沒吃。」後人道：「如此我請你吃大菜便了。」

兩人同到四馬路吃了大菜，後人又拚命灌下幾盅白蘭地酒，想到無雙，不覺又冒起火來，咬牙切齒，說今天若再不給那賤人一個利害，將來他更不把我放在眼內了。出了大菜館，二人都沒坐包車，搭鐵路車站電車，坐到火車站下車，再步行折回愛爾近路公館。無雙這幾天好似待決的囚犯，只等後人一到，使可定其大局。豈知後人一連數日，絕跡不來，故她心神很是不定，既自己耽著心事，又深恐美士在外間胡跑亂走，被包探捉去，不免替他耽憂。一個人耽著兩條心，以致坐立不寧，形容消瘦，連茶飯也不十分要吃。這天覺得肚饑，教娘姨開上飯來，擺在靠窗口桌上。剛捧起飯碗，吃得一口，忽然小丫頭奔進來報說：「老爺來了。」

無雙一驚，那口飯再也嚥不下肚。正欲起身吐去，後人已跨進房來。如海恐他醉後闖禍，貼緊跟在背後。無雙見了後人，口含著飯叫道老爺，後人一見無雙，已是動氣，又聽她口中含糊，不知說些什麼，不覺格外冒火，更不多言，在腰間掣出手槍，對準無雙，砰的就是一槍，無雙不防他認真開槍，慌忙向旁邊一閃，忽然叫了聲啊啣，口中的飯，便和放花筒般的噴將出來，額角頭上鮮血直往下淌。後人見無雙著傷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丟了手槍，奔上前捧著她的腦袋，說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如海起初還道後人放的是空槍，所以並未攔阻，不道槍聲起處，無雙頭部已受重傷，不由的大驚失色，即忙搶步上前觀看，才知無雙頭部受的不是槍傷，因他見後人開槍，向樓窗一邊躲閃，窗邊柱上，本有一隻釘窗紗的細釘，在她額角上，劃破了一塊皮，流血不止。後人也當自己放空槍打壞了無雙，故而忘其所以，奔上去捧住她額角，看得仔細，知是誤會。猛想自己前倨後恭，有些難以下場，無雙趁勢把脖子枕在他臂上，呻吟不止，後人更覺侷促。幸得如海找了塊濕手巾，替無雙拭去血跡，又將隨身帶的橡皮膏，剪一塊給她貼在傷處。後人借此放了手，拖一張凳在旁邊坐下，氣憤憤的對無雙道：「你背著我幹得好事，居然姘起戲子來了，還要自己送上門去，把我的顏面丟在何處？我今天問你，究竟要死呢？還是要活？」

無雙聽說，也不分辯，雙膝跪下，淚流滿面的道：「都是我一時糊塗，受人之愚，罪該萬死，請老爺不必氣壞了身子，我雖死也能瞑目。」說罷，把雙手掩著臉，伏在後人膝上，慟哭不已。後人見此情形，好生不忍，歎道：「唉，你也太沒主意了，怎的受愚受到如此地步，鬧得外間人人知道。我若不將你處死，教外間說我一句帷簿不修，令我有何面目見人呢！」說罷，一聲長歎，流下淚來。如海見了，從旁插口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：過則勿憚改，既往不咎。這件事原不是姨奶奶之過，皆因近來那班新劇家，傷風敗俗，惟色是圖，所以女流無知，往往誤落他們的圈套，但願姨奶奶以後處處留意，吃了一場虧，學得百回乖，將來決不致受人之愚了。後人兄也休得動氣，姨奶奶究竟是一家之人，閒人閒話，本無交代，何必當作一件正經。況且姨奶奶業已改過自新，將來正好共享家庭之樂。為這點小事，何必多一椿氣惱。姨奶奶跪在地上，仔細著涼，快起來罷。」

後人聽說，也教無雙起來。無雙那裡肯依，只跪著哭泣。後人無奈，親自攙扶，無雙才肯站起，卻還痛哭不止。後人又安慰了許多好話，才得勸住她哭。如海見他二人已言歸於好，料無他變，知他們必有一番說話，自己不便站在旁邊，隨即告辭出來，往華興坊探望邵氏。走到弄口，見自己包車停著，還道車夫到此接他，並不在意。一推門，忽見邵氏、李氏二人都坐在客堂中，陪著一位女客。如海一眼看見那女客，不覺呆了一呆。原來這女客不是外人，便是他那夫人薛氏。薛氏一見如海，滿面堆笑道：「你怎的也到這裡來了？莫非知道我在這裡，故而特地老遠奔來接我的嗎？」這句話說得邵氏、李氏都笑將起來。如海很為疑惑道：「你如何到此？」薛氏笑道：「我方才到火車站送一個親眷回蘇州去，路過此間，恰巧遇見這位王家嫂嫂，邀我進來坐坐，不道你也來了，正好一同回去。」

如海聽說，眼看著邵氏，怪她不該招薛氏進來。邵氏因薛氏在旁，不便明言，只對他呆笑。如海更覺模糊。你道薛氏真的為送親戚到此嗎？自然是一片謊話。她自那日在陳家吃喜酒，聽徐氏露出口風，心知如海必有外遇，車夫阿福，一定知情，當夜正要盤問阿福，恰被如海回來衝散。薛氏暗教娘姨問如海坐的那個黃包車夫，打人何處拖來？車夫回說是火車站華興坊來的，娘姨私向薛氏說了，薛氏暗暗牢記在心上，隔了幾天，薛氏向如海說，因有事出去，須坐自己包車，如海便教阿福在家候著，自己坐了黃包車出去。薛氏又把阿福叫到樓上，問他少爺近來是不是討了小老婆，外間租著房子。車夫笑說，這是沒有的事，少爺怎會討小老婆，也沒租什麼房子。薛氏臉一沉道：「你休瞞我，我早已曉得了，而且小房子在什麼所在，我也知道，不是在火車站華興坊嗎！少爺的一舉一動，我無一不知，只因我為人太忠厚了些，你們還當我是個木頭人呢。你只知拍少爺馬屁，與他連黨，難道少爺是主子，我便不是主子？只怪平常待你們太寬了，你們都不把我放在眼內，好啊，連這種事都瞞起我來了。我並不是一定要問你，只因試試你們還有真心對我沒有？只一試便給我試出來了，真是笑話。明兒我偏教你滾蛋，看我還有這點權柄沒有？」

阿福聽說，把頸項一縮，手搔著脖子道：「奶奶休要生氣。這件事不能怪我，都是少爺吩咐我，不准在奶奶跟前多嘴的。我若說了，少爺要停我生意的呢。」薛氏道：「少爺若叫你吃屎，你也吃嗎？」阿福笑道：「只要我阿福做得到，主人吩咐，怎敢不依。」薛氏道：「我叫你說實話，你便做不到了嗎？」阿福笑道：「奶奶既已知道，何必令我阿福為難呢。」恭氏道：「你們當寶貨瞞我，我偏要問問。」阿福笑道：「既然奶奶要我說，我便說說何妨。少爺果然討了小老婆，房子委實租在華興坊，那原是奶奶自己曉得的。」薛氏又問那女的是誰？阿福道：「奶奶難道還不知嗎？」薛氏道：「自然知道，不過偏要你說。」

阿福笑道：「這倒奇了，我又不是金口玉言，那邊的奶奶，原是奶奶認識的，便是在先住在我家的王家奶奶，是不是？我阿福並沒說謊。」薛氏聽了，頗出意外，暗說奇了，不料這小寡婦嘴硬頭硬，竟會給少爺做小，怪道她們搬入醫院後，一去不來。當時住在我家，我因她為人還算知趣，少爺雖然有些饞癆，我卻並未疑心她們竟會弄出把戲。照此看來，那老的跌傷，也是她們故意做出來的花巧，借此可以避開我的眼睛，到醫院中去適意。我聰明一世，竟懵懂一時，被他們瞞過。料想陳太太早已知道，故而他親家姆說什麼新姨奶奶，她就擠眉做眼的阻止。但他們這件事，欺我太甚，我焉能放她安逸。隨叫阿福退去，自己打點主意，在如海跟前，卻不露半毫聲色。又過幾天，如海在家，忽然倪公館著人請他去商議要事，那時恰值阿福有事打發開了，如海便僱坐野雞車前去。阿福回來薛氏假說：「少爺命你到華興坊接他。」

阿福信以為真，正待拖車，薛氏叫他且慢，待我換了衣服，順便拖我到火車站去接人。阿福並不懷疑，拖著薛氏，直奔火車站，路過華興坊，薛氏命他停下，問他少爺借的房子在弄內第幾家？阿福說了，薛氏令他在外等候，自己上前叩門。玲珠開門，問是找誰？薛氏道：「這裡可是姓錢麼？」玲珠回說正是姓錢。李氏在樓窗口望，見薛氏，怪聲怪氣說：「姨，這不是少奶奶麼！」薛氏聽說，一抬頭道：「哦，原來是王家媽媽，你好著麼？我今天特地來望望你來了。」李氏還未回言，邵氏也在窗口探出頭來，見是薛氏，猛吃一驚，正要迴避，已被薛氏看見，高聲道：「嫂嫂，你一向身子可好？我記掛你什麼似的，你怎的一想都不想起我，這幾個月工夫，不到我家來望我一望呢？」

邵氏道：「難得奶奶到此，請客堂裡坐罷。」說著忙同李氏下樓。薛氏見了邵氏，滿臉堆笑，挽住邵氏纖手道：「好嫂子，幾月不見，益發長得一朵花兒似的。若非媽媽同在一起，幾乎教我認不得了。」說罷又道：「哎喲，我錯了，現在我們已是一家人了，怎好還用去年稱呼，叫你嫂嫂，應該叫你妹妹了，是不是？」這句話羞得邵氏粉頸低垂，無言可答。薛氏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為何不開口，我們都是過來人，你難道對著我還要裝新娘子嗎？快坐了，我們好談談。」

李氏初見薛氏，只道她得了風聲，到此使醋勁尋事的，所以心中很是不定，今見她對邵氏如此親熱，而且說話中似乎已知如海那件事，口口聲聲，並無惡意，不覺喜出望外，慌忙找茶碗倒了一杯茶，雙手奉與薛氏。薛氏接了，笑道：「媽媽你老人家腿上好，看你臉上很有光彩，想必近來身子納福。」李氏道：「都靠奶奶的福，我那腿傷已好了許久咧。」薛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自那日你到醫院中去後，心中十分牽記，只恨沒個空兒到醫院中來望你。不過在少爺口中，聽說你傷勢日漸平復，我才略為放心。後來聞說你們出了醫院，我很奇怪，你們緣何一去不來，連信息都不給我一個，還道你們耽擱在我家時，說不定我粗心大意，有一兩件得罪你們之處，以致招你們見怪，心中很為抱愧。不料卻為著少爺娶妹妹作了二房，因此藏頭露尾的。其實這原是一件絕好的事，我因自己年紀大了，雖然生過幾個女兒，還沒子息，誰不想傳宗接代，我素來最恨的，便是那班婦女為著一點醋意上，誤了丈夫的百年大事，因此屢次勸少爺娶個二房。不過少爺素有一種古怪脾氣，你越教他做，他越不肯做。你越不教他做，他越要做。似乎男人作事，不該正大光明的，須要偷偷摸摸，才顯得他是個能幹腳色。他那時一口回絕說，決不願意娶我為著這件事上，很同他鬧了幾次。因他枉為是個男子，不知道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還算是個人麼。當時我雖然勸他娶小，但我心中未嘗不慮及娶來之人，性情不知可與我相合。倘使將來三日兩時淘氣生事，也非家庭之福。但為著後代兒孫大事，也顧不得許多。如今有了妹妹，不但使我稱心合意，而且求之不得。妹妹去年耽擱我家時，真所謂上和下睦，我家那班下人，至今還在牽記王家奶奶，若得你去做了他們的主子，怕不教他們歡天喜地麼。兼之妹妹於女紅針黹一道，無所不能，描鸞繡鳳，件件都精，往常少爺夏天用的拖鞋，我自己不能繡花，務必央人代做，很為費事。如今有了妹妹，豈不便當許多，而且這幾年，我因家務事，都要我一個人分派，千頭萬緒，把記性弄壞了，一來便要忘事。秀珍這丫頭又一味的孩子氣，不能替我分勞。得了妹妹，真是一個絕好幫手。只恨少爺不肯早些告訴我，不然這幾個月來，不知能省卻我多少心血呢。」

李氏聽她極口稱贊邵氏，笑得口都合不攏來，嘻嘻的道：「奶奶的話，原是不錯。不過少爺瞞著奶奶，也別有隱衷。一則免卻氣惱，二則，」薛氏不等她說完，勃然變色道：「媽媽說那裡話，大凡婦人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莫說少爺娶妹妹，這樣一個於我有益的人，就使娶了個青樓中人，只知淫蕩，不知治家的，我也不能向少爺尋什麼氣惱。我方才已經說過，婦女吃醋，最為可惡，難道我自己就肯犯這個毛病嗎？」李氏吃她這頓搶白，滿臉紅漲，不敢做聲。薛氏反露出笑容，向邵氏道：「妹妹這句話是不是？你同我相與許久，大約我的脾氣，你是知道的，你想我可是這種人嗎？」邵氏含羞帶愧的答道：「奶奶見解極是，這都是我粗心之過。當時我因奶奶平日待我很好，這件事雖然是少爺主意，但我頗覺得對奶奶不住，因此沒面目來給奶奶請安。講到疑心奶奶有什麼意見，無論奶奶不至於此，便是我等也決不能疑心奶奶的呢。」

薛氏笑道：「對啊，這才不愧是我的好妹妹呢。」說著伸手握住邵氏玉腕，問她這裡有幾個下人？邵氏回說有一個粗使丫頭，名喚玲珠。薛氏道：「哎喲，只一個丫頭，怎夠使喚，少爺也忒煞見小了，娘姨都不用一個，教這個丫洗了衣裳，不能上灶，上了灶不能燒火，怎樣的忙得開呢！」邵氏道：「幸得家中人口不多，而且我們娘兒兩個人，都是做慣的，因此忙的時候，自己動動手，丫頭燒火，不是媽便是我上灶，所以還不會有甚麼不便。」薛氏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你這樣一個嬌皮嫩肉的人兒，怎能常做如此粗活。而且媽媽年紀大了，也萬不能吃這種辛苦。你們沒有知道，少爺為人，鬆在大頭上，緊在小頭上，往往如此，故我有些事，都自由自主，不去聽他，他到那時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明兒我教我家的松江娘姨，到這裡來幫忙罷。」

邵氏道：「這個不必，我們這裡一個人委實夠用了。松江娘姨，奶奶自己要使喚的呢。」薛氏笑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別鬧客氣罷。我同你不是外人，老實說，一個小丫頭服侍兩個大人，怎能夠用，若像我，一個人使喚三四個人，還覺得勉強呢。松江娘姨，粗做很為來得，不過我家已有了兩個粗做娘姨，故松江娘姨在家中，原是多餘的，我因她做事十分勤儉，故也捨不得歇她，派她到這裡來，實是最合宜也沒有的了，你便是我，我便是你，你我兩乃是一般身分的人，難道我應該呼奴使婢你便該燒火上灶，少爺為人，原是糊裡糊塗的，你雖然自己願意，教我如何過意得去呢！」邵氏見她言出至誠，也不便再推，隨說多蒙奶奶抬舉，真教我結草銜環，難以報德。薛氏笑道：「你年紀輕輕，不知那裡學來的這許多客套。可惜你不是個男子，否則倒是個交際能手呢。」

李氏見他們談得高興，便命玲珠到弄口麵館中去叫點心，薛氏聽見，說媽媽不必費心，我畫飯還吃得不多時呢。李氏道：「奶奶難得到此的，這裡地位落鄉，沒甚好點心，只可請奶奶吃碗鮑魚面罷。」薛氏笑了一笑，又向邵氏談了些閒話。不多時點心送到，乃是兩碗鮑魚面，薛氏只吃得幾口，便放下筷說吃不下了。那一碗邵氏不吃，李氏在先也不肯吃，後來見他們都剩下了，想想給丫頭吃很是可惜，當著薛氏面前，又不好意思再吃，忙喚玲珠收進廚房間去，自己夾腳跟進。那玲珠偷著呷了口湯麵，被李氏看見，罵道：「小蹄子偷嘴。」玲珠嚇得跑了。李氏獨自一人，把那一碗麵，和薛氏剩的半碗，一口氣吃完，抹一抹嘴出來。剛坐定，忽見如海回來，薛氏便似嘲似諷的同他說笑。如海很覺詫異，再一看邵氏的眼色，心中已料及一二。當下笑向薛氏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本打算接你到這裡來玩玩呢。」薛氏道：「咦，奇了，我又不是這裡的主人，要你請什麼客呢？」如海笑道：「這就叫客請客。」

邵氏、李氏都笑了。薛氏惡狠狠瞪了如海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你瞞著我幹得好事！」如海笑道：「我又沒瞞你，都為你自己不來問我，教我羞人答答的怎好開口告訴你呢。」薛氏冷笑道：「你好面嫩，什麼事情都乾出來了。難道講一句話還羞差嗎？」如海笑道：「誰有工夫同你拌嘴，我剛才被倪俊人叫去幫辦家務，飯也來不及吃，雖然擾了他一頓大菜，肚子還饑餓得很，可有點心給我

吃些？」邵氏道：「恰好才有碗麵多著呢，玲珠快端出來給少爺吃罷。」玲珠■啣著嘴，說沒了。邵氏怒道：「莫非又被你偷吃了嗎？」玲珠正待分辯，李氏搶口道：「你莫冤枉了她，是我因恐湯麵放得時候太多，要發膩的。剛巧後門口有個老叫化子，問我討飯，我已把這碗麵給她吃了。」邵氏不言。如海道：「既如此，玲珠再給我去叫一碗罷。」玲珠因方才沒吃著剩面，胸中很不高興，懶洋洋的出去叫面。薛氏便問如海，方才所說倪老爺請你幫辦家務，又是件什麼事？如海笑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便是姨奶奶那件公案。」薛氏道：「莫非那新劇家拿到了嗎？」如海道：「這班人消息靈通，一時休想拿得到他。俊人因與姨奶奶彼此弄僵了，有些不上不下，故而請我去做個引子。現在他二人已言歸於好，不過方才那件事，說出來令人肉麻。」

薛氏問何以見得？如海便把俊人裝腔做勢等情，一一告訴了他們，眾人一笑將起來。薛氏隨說：「這位倪老爺的脾氣，也十分古怪。平時死要場面，一見小老婆，又骨頭酥了，丈夫作事，務必決有斷，小老婆不規矩，理該逐出才是，留在家中，豈不是自要背硬殼嗎！」如海笑了一笑。薛氏又道：「倪老爺三妻四妾，姨奶奶也忒殺多了，皇恩雨露，那能處處遍及，難怪姨奶奶要尋野食吃，這便是愛討小老婆的好處。」如海吐舌一笑。薛氏又道：「他若能把幾房姨奶奶搬在一起，或者還可有些管束，倘若仍放在外面，讓他一個人自由自主，將來難保不生出別樣事來呢。去年不是已鬧過一樁把戲了嗎！」如海道：「閒話少說，方才你講什麼要到火車站去接人，這時候火車已到了半天咧，再不去接，只恐那人等得不耐煩走了，今兒你這趟出來，豈不是白跑嗎？」薛氏道：「聽說這人今兒不來了。」如海笑道：「不來了嗎！你在那裡聽來的？這裡沒人告訴你埃」薛氏道：「我早知道了。」

如海笑道：「既已知道，為何又老遠的奔出來呢？」這句話說得大眾笑了。薛氏帶笑道：「我也沒工夫同你拌嘴，我今兒第一遭來望妹妹，正經還沒講，卻纏了這許多閒話。」如海道：「我很奇怪，你們為何不到樓上坐，都卻聚在客堂中，真的算是接待賓客不成？」邵氏笑道：「我方才因講話忘卻請奶奶房內坐了，正要請她上樓時，恰巧你回家來，一陣瞎說，又忘卻了。此時倒被你講一句現成話，如此請奶奶樓上坐罷。」說著自己先起身，薛氏隨她上樓。如海因面已叫來，就在下面吃。薛氏走到邵氏房中，四下一看說：「這裡外國傢伙還不全，那沙發安樂椅是少不得的，我家多著，明兒差人送幾張過來罷。」邵氏道：「這個不必，此地不妨將就，橫豎沒外人到來，不消鋪排得十分齊整的。」

薛氏道：「說什麼沒外人到來，房間陳設，豈能草草了事，請你從今以後，不准客氣，缺什麼盡向我要。你我二人若講客氣，將來父子兄弟，都要分庭抗禮了。」邵氏見她說得懇切，心中很為感激。薛氏又告訴她許多體心貼己的言語，少爺為人平日脾氣如何，你須要如何如何，才能操縱如意。邵氏聽了，幾乎五體投地，覺薛氏為人，不但聰明賢淑，而且和藹可親，毫不做作大婦身分，我出世以來，還是第一遭遇見這種婦人，竟得與她同事一夫，真可謂三生有幸。不一會，如海上樓，對薛氏說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們一同回去罷。」薛氏答應著，又同邵氏談了半天，臨別時頗露依依不捨之色。邵氏親自送出弄口，薛氏坐上包車，又叮囑邵氏道：「明兒早起，我准打發松江娘姨過來，妹妹盡可隨意使喚她。如有什麼不到之處，不妨立時開銷她，休講情面。那沙發安樂椅等件，我也一併送來。」

邵氏沒口的稱謝，如海已喚了部黃包車，與薛氏一同回家，滿心以為薛氏場面上不同他鬧，回到家中，定有一翻口舌。不料薛氏歡歡喜喜，和沒事一般，反抱怨如海，這種正經大事，理該冠冕堂皇的行娶，男人家沒有子息，納妾原是椿正當之事，為何要鬼鬼祟祟，背著人乾，給一班不知底細的人知道了，還當我吃醋，霸阻你娶妾，豈不可惱。如海聽她這番說話，頗出意外，當下涎著臉賠罪道：「我錯我錯。當時我不該瞞你的，我因恐你潑醋捻酸尋事淘氣，故而不敢在你面前道及。又誰知你是一個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廣大靈感的觀世音菩薩呢！」